

橘

文苑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欧艳

最后一杯巴旦木

谭纯武

老人每天都来。

他总选在咖啡馆一处不起眼的角落里坐着，默然安然，衣着得体，气质高雅，一望便知是个有学识、有涵养的人。店里多是年轻人，一人一杯咖啡，有的看手机，有的在平板电脑上工作，有的聊着各自的生活。老人每次来，都会点一杯巴旦木咖啡。他从不用店里的一次性纸杯，总从包里拿出一只自备的咖啡杯，杯子简洁实用，看得出是多年养成的习惯。小桌上摊着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马特廖娜的家》，老人在认真地翻看，慢慢地喝着，安静得仿佛不存在一样。

中间他会起身出去几趟。到了中午，外出的时间会更长一些，想来是去旁边商场附近简单吃顿午饭。他每天三四点离开，走前总会把桌上的垃圾一样不落收拾干净扔进垃圾桶，再从包里掏出一块湿巾，把桌子擦了又擦。每次望见老人离去的落寞背影，我心里总会泛起一阵莫名的心酸。

这天，外面下起冷雨，浙浙沥沥，街上空寂。店里没有别的客人，温暖安静，弥漫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天气，我以为老人不会来了，正想着，他已走到门口，收起雨伞，照旧坐在原来的位置。他用手机点了一杯咖啡，我转身收拾的间隙，老人靠在椅上睡着了。我把咖啡端过去时，他立刻醒了，笑着说：“谢谢你，小帅哥。刚才我做了个梦，梦见我老伴了。”他嘴角带着笑意，却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

一来二去，我和老人渐渐熟了。他告诉我，老伴几年前走了，女儿在美国读书，毕业后留在那边成家立业。去年他去女儿家小住了几个月，终究还是嚷着要回来。“还是在中国生活安逸自在。”他说。他喜欢咖啡馆的温暖氛围，喜欢每天看着进进出出的一张张年轻的面孔，像看着远在异国的女儿。他退休收入稳定且充裕，衣食无忧，可自从老伴去世后，一个人守着一套大房子，只觉得冷清孤寂。

几个月过去了。这天我刚准备下班，一位快递小哥递给我一张纸条。老人在纸条上写道，谢谢我在咖啡店这些日子里对他的关心照顾，今天是他点的最后一杯咖啡，以后不会再来，过几天他就要去敬老院了。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狠狠揪了一下。

小小说

瓜香的清欢

刘力

每到盛夏，心里最先惦念的总是西瓜。它是夏天最凉爽的味道，寻常、便宜、清甜，一口下去，满身暑气都散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是应季水果，于我而言，贯穿半生的记忆里，却藏着童年与温情、奋斗与岁月沉淀下来的万般滋味。

我的童年，在山野矿区度过。那时候家里日子清贫，水果算得上是奢侈品，山野遍地草木，却少有能入口的甜。小孩子嘴馋，夏天听见别人吃西瓜的脆响，心里总痒痒的。

小学二年级暑假，夏夜格外漫长。我和几个伙伴趁着夜色，偷偷溜进附近的瓜田摘瓜吃。年少懵懂，只图一时快活，根本不懂分寸，最后还是被主人发现。第二天，我们几个人被当众罚站在学校操场前排。回家后，父亲实在生气，打了我一巴掌。那是我童年极少的一次挨打，羞愧又委屈，记了很久。

世间的温柔，往往来得猝不及防。当晚，被我们打扰的西瓜婆婆，竟独自提着一只西瓜，慢慢走到我家。她悄悄把瓜递给母亲，叮嘱留给孩子吃，不多言语，转身蹒跚离开。望着婆婆略显佝偻的背影，我心里又愧又暖，那份宽厚与善意，轻轻抚平了少年的窘迫，也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善良的种子。

也是从那以后，我格外偏爱西瓜。父母看在眼里，默默记在心里。清贫岁月里，西瓜也成了我努力学习的奖励。每次考试成绩不错，爸妈就会带我到去矿上唯一的冰室，买一杯冰西瓜水。我低头吃得香甜，抬头总能看见他们温柔的笑意。偶尔家里也会买整只西瓜，一家人围坐分食，简简单单的瓜甜，就是当时最踏实的幸福。

我始终记得高考结束那个七月的午后。走出考场，烈日炎炎，远远就看见满头大汗的父亲，捧着只大西瓜，笑着朝我招手。切开红瓤黑籽的瓜，清甜解暑。我大口吃着，父亲却几乎没动，只是微笑着静静看着我。他说晚上带我去看《少林寺》，看完电影，再接着吃瓜。那个夏天的西瓜，裹着父亲沉默的疼爱，成了青春里最温柔的定格。

刚参加工作时，我住机关单身宿舍。屋后有片闲置草地，闲来无事，我悄悄松土，撒下西瓜种子，做上记号，天天浇水照料。没想到春日耕耘、夏日结果，藤蔓爬满草地，最后竟收获了几十只瓜，虽然远不如市面上的瓜果香甜，却是自己亲手种出的收获。我叫来同事一起品尝，简单的瓜果，伴着欢声笑语，成了年轻时光里纯粹的快乐。

我特意选了只大点的西瓜，坐火车带回家。父母看着瓜，怎么也不相信是我种出来的。我为此写了一篇《种瓜记》，记录那段简单踏实的日子，如今再读，依旧心生暖意。

后来我从业互联网，参与搭建内容发布平台。互联网刚兴起的那些年，县里有瓜农遇上丰收滞销，大片西瓜将要烂在田间，看着让人心疼。我们便借助平台发布助农信息，没想到消息快速传播，很多收购商闻讯赶来，高校志愿者也自发带干粮前来帮忙采收。短短一周，几十万斤西瓜销售一空。站在田埂上，看着瓜农舒展的笑脸，我真切感受到了互联网的温暖与力量。那天我没吃瓜，心里却比吃了蜜还甜。

曾参与扶贫工作，对口帮扶老郭一家。看着他家屋后那片荒山坡，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种瓜的经历，便提议试着种西瓜，没想到第一年就收获上千斤，收成格外喜人。尝到甜头后，老郭慢慢扩大种植规模，从几分荒地，发展成几十亩瓜田。几年光景，靠着种瓜勤劳致富，盖了新房，添了新车，日子红火起来。后来我每次去走访，老郭总会早早切好西瓜，拉着我聊当年开荒种瓜的往事，质朴的感恩，总能让人动容。

一晃多年，年年夏天，我都习惯买上几只西瓜。不贵、清甜、解暑，是夏日最舒服的烟火日常。只是岁月不饶人，一次体检后，医生告知我血糖偏高，需要忌口甜食，尤其要少吃西瓜。

从那以后，我便很少吃瓜了。如今夏日家里，妻子依旧会买西瓜，我大多只尝一小块。看着她吃得香甜，回味刚吃那一口的清爽，心里也是舒坦与从容。圆圆的西瓜，见证了我年少的莽撞、长辈的宽容、父母的疼爱、助人的欢喜、耕耘的踏实，还有人近老年的无奈。

岁岁盛夏，瓜香依旧。西瓜陪我走过清贫童年、热烈青年、安稳中年，再到如今的恬静老年。半生瓜香，万般清欢。我和西瓜的故事，平淡寻常，却温柔绵长，岁岁年年，还在继续。

香如故(组诗)

郭辉

都正街

老巷子里的香大清
不入浊世。香袅袅婷婷走动的
样子，上千年来
依旧有形，依旧周周正正
香不绝如缕
将那一株百年老樟树
缠得醺醺欲醉
撒开来，麻雀燕子的啾啾声
也沁人心脾了
桃花井，是有温度
也有深度的，总是用尽了心力
将幽幽淡淡的香
收聚，发酵，全都留存在
都正街的骨子里
愈加香如故，香远益清……

爱晚亭前

那三尊石头，仍在打坐
仍怀着敬畏之心

脑子里有多少醒世

恒言，却一直欲说还休

闭住嘴是一种定力

也是一种造化

风吹霜叶萧萧下

久而久之，都成了——

石头底座暗绿的苔藓

与满满一亭子沧桑

吴志立画

北山有余温

田毅

想到先回答我的是这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我继续问：“小路还能走吗？”

小伙子回答：“能走，有一些来这里徒步的人走过。”

我谢过，然后往小伙子指的小路方向走去，比起山上的水泥马路，这条小路显然要艰难许多，甚至都算不得一条路了，早已被茅草盖住，只能凭着脚下茅草隔出的缝摸索着往前探。

草叶划着手臂，露水打湿了裤脚，好几次差点踩空，心跳也开始加速，抬头大口呼吸换气之际，看到了旁边荆条上系着“某某徒步协会”的丝带，果然如小伙所说——有人来徒步过。

我一边走一边想：这荒芜的茅草小路，居然能被刚刚那小伙子评价为“能走”！转而又觉得欣慰，新时代的年轻人并没有丢掉传统，还能在这深山的村子里跟父母一起收谷子，不惧黑夜，不厌单调，不惧苦难，不抱守一隅，对陌生人落落大方。

穿过茅草路，来到山脊的大路，顺大路下山，下到山脚，天渐暗，回头望，北山隐在暮色里，只看得见轮廓。

在路边等公交时，站牌后的房子亮起了一盏灯，一户人家正在门口吃晚饭。狗绕着院子跑，小孩端着碗在追狗，狗的身形比小孩都大，但是小孩却一点不觉得害怕。一辆汽车开到家门口停下，父亲走下来，将孩子和狗一起领向屋内，这家人的晚灯在渐暗的暮色里也更加亮了。

我看看站牌对面写着预防“基孔肯雅热”的布告栏，看着成片的稻田和远处的人家，看着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一下子模糊了城市与乡村的距离。也许，城市也好，乡村也好，有亲情的疏通往来，生活就充满希望。

公交来了，我上车，靠着窗，看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这次来北山，没见着佛，也没见着神仙，但见着一个浇菜的老农，两三个从城里来爬山的孩子，一个长满板栗的村子，一个周末回来帮父母晒谷的年轻人，一家在晚灯中吃饭的人，山路上走着愿意回家的人，晚灯亮着不被辜负的温暖。

这些北山山上山下的余温，我收下了。



母亲上来吃菜瓜……田埂上的狗尾巴草长得比我的膝盖还高，风一吹就摇头晃脑，就像是捂着嘴笑我这副没心没肺的傻相。望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奶奶却招呼我慢点吃，喝点生姜茶。她还说：“大暑一碗姜，暑气全跑光。”吃完菜瓜，我便又喝了一碗生姜凉茶，身上确实出现了凉意。旁边的荷塘被火热的阳光蒸出了带绿意的清香，轻风一拂，荷香便扑鼻而来。荷叶，虽然被太阳晒得卷了边，但粉红色的荷花却偏要顶着烈日开，花瓣上的纹路被火辣辣的阳光烤得透红。偶尔有青蛙从荷叶上跳进水里，“扑通”一声，惊起几只停在荷叶上偷看我的蜻蜓，它们惊慌失措，扑棱着透明翅膀往树影躲。

那时候的我，总嫌大暑的日子太长，太热。蝉鸣从清晨叫到深夜，连风都带火气。可等我而立之年，才真正懂得那些在烈日下躬身耕种谷物的人，早把最扎实的底气种进了我的骨血里。父辈们总在抢收早稻的尘埃还没落定时，就踩着滚烫的泥水插晚稻秧。按照我们那里的说法叫“双抢”，意思是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在双抢期间，父辈们不躲不避，总是站在冒热气的水田里，把一整年的期许都种进田地里。他们弯着腰，后背晒得黝黑脱皮，手却不停地插秧。累了，直起腰身的时候，露出满是汗水的笑脸说：“等早稻谷晒干了，双抢搞完了，就有新米吃了。”

如今，我又站在我曾耕种过的田野里，风里依旧裹着熟悉的热浪。我伸手抚摸身边待收割的稻穗，指尖瞬间沾染上一层温热的谷香。原来年少时在水田里受过的暴晒、弯过的腰背、淌过的热汗，全是大暑悄悄赠我的一份人厚礼。这酷热的大暑，把我年少时的虚浮晒得踏实，把我脆弱意念晒得坚韧硬朗。无论我走到哪里，胸腔里都揣着一股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底气，血脉中永远涌动一股不慌不忙的安穩力量。

过了大暑，暑热也将慢慢退去，荷叶也会慢慢变黄，晚稻也会在静待秋风里分蘖发茏。那些被烈日淬炼过的日子，最后都会沉淀在母亲为我浸泡生姜的凉茶里。在炎热的夏日，每当回到老家看望母亲时，我会急不可待地端起母亲为我切泡的那碗姜茶一饮而尽。不过奶奶常念叨的那句话：“大暑一碗姜，暑气全跑光。”而今也时常被母亲挂在嘴边……

蓦然回首



杨杉供图

这几年，长沙北山开始频繁出现在小红书、视频号上，成了长沙的新晋户外打卡地。前几日落了雨，气温清寒，阴翳就是一整天。越想让自己每天过得充实，心头积压的情绪就越多，不如趁此间隙，去北山走走，透透气，从大自然讨一点治愈。

到山脚时刚过中午，入山口已有一家四口，行至一条分叉路口，他们选择拐进小路，而我继续沿着水泥路向上。路上只我一人，刚转过一个弯道，就看到旁边菜地里，一位老农正认真浇菜，仿佛很享受这一刻。

我立在路边，对老农的一举一止良久打量，他的动作和节奏如此缓和，如此协调，像菜地里一种独有的舞蹈，又像是一套农家武术操。空气清新，山谷幽幽，不时传来鸟儿的鸣叫，我想，要有多大的福分，才能享受此刻的宁静，物我一同，自在成趣，原本积压的情绪也宽释了许多。

快爬到山顶时，遇到好几片稻田，一群散养鸡在田边啄食嬉戏，从下山的方向跑来三四个孩子，一路追赶着鸡群，一边喊着：“你好，我的同类，要不要一起玩耍？”看得出，这是从城里来的孩子，才会给一群散养鸡“朋友”的优待。

再往上，水泥路辗转，曲径通幽，忽而开阔。没想到，大山靠近山巅的深处，居然还有一个村落，这莫不是一座世外桃源？

村里盖起一栋栋崭新的楼房，房前屋后种着板栗，一些板栗球掉落在马路上，我上前拾起许多板栗。不夸张地说，这个村子叫“板栗村”也不为过。

再往村子深处走，水泥马路就到了尽头，但我不想按原路折返下山，一心想找到一条下山的小路。这时，看到一家三口正在收拾自家晾晒的稻谷，一个二十多岁的小伙子，看上去跟我表弟一般年纪，此刻正在他父母的指导下，把稻谷往拉开的麻袋里装。

我上前询问：“请问这里有下山的小路吗？”“是有是，不过很久没人走了，往下走一点，到村子尽头的那户人家，在他家屋边上，有一条小路。”我以为会是农村生活经验更丰富的父母率先回答，没

老家的暑气，是从芒种之后便慢慢积攒起来的。记得小时候，奶奶常念叨“大暑热不透，大热在秋后”。那时我听不懂，仰着头追着奶奶问是什么意思。奶奶告诉我，大暑要是没热透，更熬人的大热天就会出现，甚至连田地里的五谷都结不饱满。望着我一脸懵懂的模样，她又补了句更直白的老话：“大暑不暑，五谷不鼓。”就这样，我似乎从儿时，便对大暑产生了一份敬畏的情怀。

其实，我的老家就在湘北西洞庭湖的一个拐弯处，名叫团和村，过去叫团和湾。就是那一湾从西洞庭湖胸膛里吞吐出来的水流，盛着我前世今生的倒影，也盛着儿时与小伙伴在水流里嬉戏打闹的身影……那时候，奶奶手里总攥着一根树枝，站在岸边喊：“应东，回家吃饭，水里有水猴，莫淹死了。”夏日的暑气也在奶奶的喊声里慢慢漫了上来，把整座村庄都裹进了大暑前的热浪里。而我所有关于儿时夏日的记忆，都顺着奶奶那声绵长的呼唤，一点点渗了出来。

记忆里的大暑，总跟着母亲的脚步走进发热的水田里插晚稻秧。正午的太阳像挂在树梢上的火球，灼热的阳光把我的后颈与脊背晒得发疼，可不敢抬手去摸一下，因为满手都是稀泥。母亲攥着秧苗的手被田里的热水泡得发黄，她教我用手拇指与食指、中指夹住秧苗，再用点到为止的力道把秧苗插进发烫的水田里。她还告诉我：“秧苗要插稳，只插两指深，插深了，秧不发兜，插浅了，灌水会泡兜，只有把根扎稳了，才扛得住后续的太阳晒。”我学着母亲弯腰的样子插秧，刚插完一把秧苗，腰就痛得直不起来。直起身的瞬间，额头上的汗珠像断了线似的，流进我的眼角，带着咸味的汗水好像长了牙，咬得我的眼睛都睁不开。田里泥水在不断地吸收太阳的热，脚陷进泥水里，如不及时抽动，就会被水田里的热泥牢牢地粘住。最让人恼火的就是偶尔还有小蚂蟥光顾我的手脚，若被它咬上，它就会吸人的血，尽管它身躯胀得鼓鼓囊囊也不肯松口。为了躲避蚂蟥，我假借有蚂蟥咬我，在水田里胡乱扑腾，把刚插好的几棵秧苗踩得东倒西歪，母亲回头瞪了我一眼，没骂我，只是弯腰把歪掉的秧苗重新扶稳。

蝉鸣把大暑的晌午拉得又热又长。田埂边的老柳树是大暑天唯一的庇护所，它像把撑开的绿伞，把夏日的阴凉牢牢兜在树底下。奶奶冒着大热天，给我们送来了生姜凉茶和土菜瓜。我迫不及待爬上田埂往奶奶那里跑，抓着土菜瓜就往嘴里送，连手上的泥都忘记了洗，嘴巴边吃边喊

杨建五画

周洛山水

张钨

水，碧绿、深蓝，或者是两者的调和，带着水潭的厚重和幽深，被山峦和堤坝合围于山脚，平静、柔和，深不见底。清风徐来，人未觉而水先知，浅浅涟漪漾在水面，起伏、滑动、翻转，曲线盘旋地柔软行进，将一潭倒影探得层层叠叠、含含糊糊，衬出一片波光粼粼。

缕缕云雾悠然飘出，在水面流连、盘旋，氤氲着，腾挪着，相向交融，笼出一方水上虚渺。两点白帆由远及近，破雾而出，昂首靠近，仙鹤，白鹅？一时恍惚，此乃人间，还是仙境？

其时耳畔流水奔腾，唯有有声，那是穿堤坝而过的水流往下奔涌，白如飞练，远看近观，都是一幅宽阔的遥挂瀑布。可全神贯注于视觉的感知，心旌被眼前平湖美景摇得晃荡不已，竟无法接收来自听觉的信号，顺着“到水上去”的作俑心流，奔水边游船画舫而去。

桨板悠悠，入水，出水，忽左忽右，画舫驶于平湖，安然行进。两岸青山相对出，前方依旧是高山。抬望眼，头顶是天，一小片，蓝得可以，几朵白云，悠悠闲逛，像是打量水上客人从何而至，凝望间，不时换个表情。置身水上，人被围在绿色调色板里，碧绿的潭水，矜持、宁静，蓊郁的树木，张扬、恣意，将深浅相宜的绿意泼墨挥毫，任意涂抹。

微风从耳鬓轻轻拂过，吹起一角衣襟，欲挽一段心事。所有烦心的、劳累的、不安的，俱往矣，此情此景，唯有一身一心，恰到好处地安放于此地，一派纯净。

似乎发觉了世界太过安静，几只蝉儿试探性地嘶嘶有声，一曲曲，一声声，曲调儿不长，这里一声，那里一声，尚未连缀成片，像是试试那新长成的小嗓子，让人想起两三点雨丝，斜斜地划过天际。山里显得更静了。

慵懒地坐在画舫里，看绿植发疯地生长，堆得满坡满岭都是，看水波涟漪，无声无息，时不时有一两条鱼儿跃出水面，斜着飞蹿起来，闯入眼帘，射到不远处水里，整个过程就如用它小小的梭子般身体，快速地在湖面划出一道往上拱的抛物线。水面寂静了一小会儿，另一处，又有鱼儿跃起。这里一处，那里一处，原来安静里自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热闹。

什么也不想，只想就这样待着，待在浮在水中的画舫里，待在这片清幽的世界里，看世界里的动物们免费表演它们的拿手好戏，看云卷云舒，水波细细碎碎地涌动。

是谁不解风情？将船向岸边靠去。原已到对岸山脚，一方幽境早已恭候。

可这一趟来，偏不想像以往那样几个箭步冲上去，爬坡登高，只想着上岸来，就在路边的大树下落座，任摇椅的纤绳摇摆，摇摆间，将身子放松，放松，再放松，直到这把摇椅知道，这棵大树知道，在这里制造氧离子的花草树木和虫鱼及流水都知道，我不过是想和它们待在一起，久久地待在一起，轻轻吸，慢慢呼，直到朝前赶路的人返回时为止。

树荫浓密，旁边溪水清澈见底。旁边一片小湖滩，滩上是清清爽爽的碎石，白的、灰的，大小形状色泽，没有两块相同，每一块都光溜溜，像是经过了时光和流水的淘洗。那个时而起身时而蹲下的钓者，竿子一甩，一条“码口”身手敏捷地咬住了食钩。拉起来，修长的鱼身，紧实细密的鱼鳞，一条小鱼竟让人看出其冰肌玉骨，不含纤尘。肉质该是多么细嫩！此念一生，忍不住掌嘴，这方天地，此情此景，怎么能动口舌之欲？

大美长沙



同城通分类信息

生活资讯全搜索 为您服务全天候

电话:0731-82205305
QQ:800083498
微信:长沙同城通

广告类:60元/行 资讯类:50元/行 正文13字/行
标题限9字以内(占2行) 套红加收20% 套彩加收30%

浏览资讯不出门 手机平台服务您

公告声明

下列证件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领驭通信业务代理服务部遗失长沙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公司开具的开店押金收据，收据号10023389，金额10000元，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腾顺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7744718181)下辖的娄底营业部、新化营业部已办理工商注销登记。特此公告。

●长沙市湘女职业技能培训中心遗失民办非企业证书(524301005507204085)正副本，声明作废。
●湖南临在科技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400MA4RL77317)遗失营业执照正本、副本，声明作废。
●唐瑞玮(身份证号码:431121199106102216)遗失湘江世纪城聚江苑编号D409号车位购买合同、原始发票各1份，声明作废。